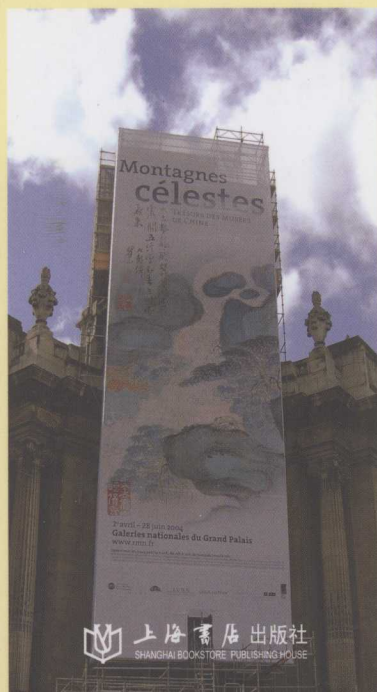




走马观花

陈平原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走马观花

陈平原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马观花 / 陈平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458 - 0016 - 6

I. 走...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628 号

走马观花

陈平原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吴 放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10,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016 - 6 / I · 13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自序

春天来了，百无聊赖的农夫一时兴起，在荒郊野外抛洒下若干花籽。未曾想到，有“贵人”慕名前来参观。于是，一纸令下，为求悦目赏心，将满山遍野正疯长着的闲花野草，“剪裁”成错落有致的花园。这可苦煞了农夫——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挣扎了一番，最后决定：丑媳妇总归要见公婆，干脆素面朝天。

这个寓言，指向本书的编纂策略——当初随意挥洒，如今非要整理成前后呼应井然有序的“著述”，实在没这个本事。承认这只是旅途中或旅行后的东涂西抹，确证作者曾兴致勃勃地东游西逛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虽未刻意经营，二十年间，除本书外，我另有《阅读日

本》(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大英博物馆日记》(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〇三)以及《日本印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三书。其中的《日本印象》,乃是截取《阅读日本》前两辑,配上若干精美图像,属于“删繁就简”,加上“更新换代”。此外,在诸多愉快的旅行中,我还撰有不少草稿、日记、书札等,只是无暇整理成文。此类旅行文字,有无称心的笔墨尚在其次,关键是需要“从容把玩”的心境。

读书之余,喜欢游览,管他东方西方、国内国外,只要是大好河山、名胜古迹,我都能访则访。至于是否撰写游记,端看“机缘”——有一见如故、浮想联翩的;也有厮混甚久、毫无感觉的。在《〈阅读日本〉后记》中,我曾提到:“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作为学院中人,面对“与国际接轨”的考评压力,撰写并发表游记,不但不加分,还可能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好在本人不在意,二十年间,居然断断续续,时写时辍,留下了若干旅行文字。

明知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文章,仍敝帚自珍,因其真实地

记录了当初的欣喜、惊愕与感慨。选择《走马观花》作为书名，看中的正是这成语的歧义。没错，对于东西方任何一座都市或乡镇，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其观察必定是“浮光掠影”，与专门家之“鞭辟入里”，不可同日而语（本书多处在此意义上使用“走马观花”一词）。可单是这么界说，过于谦虚，不够真诚。其实，“走马观花”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喜气洋洋——典出唐人孟郊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

因缘际会，有了旅途中的小憩，于是，顺手采撷点花草，给自己保留记忆，给朋友提供娱乐。不用说，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但在讥笑其“浮浅”的同时，请体味文章背后的“得意”——在我看来，对于旅行者来说，这种“喜气洋洋”的心情格外值得珍惜。

单说“走马观花”，似乎还不够；再配上一句“信马由缰”，感觉上更完美些。我之游历山川名胜，有兴致，但无计划——可古今，可中外，可雅俗。如此“观花”，希企的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偶尔舞文弄墨，说实话，已属第二义。

二〇〇七年六月五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次

自序	I
----------	---

江南读书记

小引	2
芜湖	5
南京	11
苏州	15
上海	20
杭州	24
广州	31

东游偶记

今夜料睹月华明	40
书卷多情似故人	47

春花秋月杜鹃夏	53
神田书肆街	59
新年音乐会	63
东京之“行”	66

南游书简

小引	72
火车·驴车·胭脂河	74
铁塔·矾楼·相国寺	79
会馆·城墙·小野花	84
文学史·小吃·乡下人	88
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	91
雨中龙门·自助餐·白马寺	95
商战·黄河·《吉本自传》	101
厚被子·水风井·岳麓书院	106
养猪专业户·共同研究·森林节	110
天子山·罚款·茶壶	115
猛洞河·落水·王村	120
一线天·求签·黄龙洞	125

浓雾·“无产者”·尾挂车厢	128
---------------------	-----

台湾行

风雨故人	134
“书香社会”	138
胡适公园	143
南港学术	148

小城果然故事多	153
---------------	-----

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	161
-------------------	-----

巴黎散记

立国的根基	178
消逝了的豪宴	183
忧郁的巴黎	187
“恐怖”的余华	191
情色与文章	195
神异的山水	199

江南读书记

作者重访芜湖烟雨雨墩



小引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行路”和“读书”放在一起，大概是指两者都令人大长见识。可在我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两者都令人心悦神怡。也许是天性好动的缘故，我喜欢读书，更喜欢旅游，因此对古人这一说法格外欣赏。

平日难得出门，乘学校放暑假之机，到江南查访一些在北京找不到的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虽说花的是公家的钱，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再加上沿途都有师友照应，不时可以打牙祭，可还是颇觉辛苦。并非抱怨旅途劳累，而是慨叹读书之难。

小说旧称“闲书”，应该如宋人钱惟演“卧读”才是。而我却风尘仆仆四出访书，一点洒脱劲也没有。大概读书职业

化的好处是，逼迫你很快成“痴”成“癖”，在别人认为毫无价值之处下死功夫。好在访书之说古已有之，且是读书人的“雅事”。只是我访的不是宋刊元版的经史古籍，而是仅仅几十年前的“新小说”。此种书籍，一般藏书家不会见爱；即使人有孤本，我也不敢贸然前往查访，因互通有无是藏书家之间的雅事。记得传为千古佳话的“古欢社约”，也是禁止第三者涉足的。这样，我的“访书”，实际上只是到各个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读书。

守着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热衷于出外读书，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清末民初闹“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集中在日本和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北京那时还是诗文家的天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全国共发行过二十七种小说杂志，其中上海占了二十二种，而北京却一种也没有。当年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显然都嫌这些“新小说”鄙俗而不屑于收藏。可以收藏“新小说”家彭俞的《周易明义》和《易外传》，可就是不想收藏他的十几种“新小说”。如今谈经学的很可能忘了有过彭俞这么一个人，可谈小说的则还得提起他。“雅”和“俗”有时候很难说。就像

今天如有“俗人”专门收集俗不可耐的街头小报、三流杂志和通俗小说，日后肯定对“雅人”的研究大有帮助。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多点，可也远不够研究需要。

于是，只好大热天负笈南下读书。

一九八七年十月

芜湖

我把读书的第一站定在安徽的芜湖，纯粹由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艺报》第一版上一篇题为《阿英藏书陈列室及纪念基石在芜湖揭幕》的报道。报道称“阿英子女四人将阿英劫后遗书及珍贵字画捐赠给故乡图书馆。为此，芜湖市在风景幽美的镜湖烟雨墩上专设了阿英藏书陈列室，以供各界人士阅览钻研”。到了芜湖我才知道，这段报道除了芜湖市图书馆确实地处“镜湖烟雨墩”和烟雨墩确实“风景幽美”外，余者都必须打折扣。首先，家属捐赠的并非阿英劫后留下的全部藏书，而是部分藏书；其次，所谓“供各界人士阅览钻研”云云，那是将来的事。国内外学术界都知道阿英藏书的丰富（特别在晚清报刊、小说的收藏方面，堪称

海内第一家)，倘若都像我那样闻风而动，千里迢迢赶来，不知这则报道的作者作何感想。实际上芜湖归来后，我已经劝阻了好几位也想到那里“淘金”的师友。

从北京转南京到芜湖，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夜来无事，重新翻阅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此书初版至今已半个世纪，可学术界还没拿出更像样的描述这段小说历史的著作。其中原因很多，而资料难寻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今阿英藏书室开放，对全国同行来说都是一个福音。尽早结束“资料战”，是学术研究深入开展的关键。

大清早兴冲冲赶到烟雨墩，可惜被把门的老头一把揪住。说是按规定每周二、四、五、六下午三时才让参观，其他时间“闲人免进”。跟他解释了大半天，说是从北京专程赶来读书的，请他通融通融，让我进去翻翻卡片也行。实在不行，让我跟馆长直接交涉，不相信他不高抬贵手。可老头更有理，说北京来的更得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我只好退出，直后悔不该说从北京来，跟他讲几句带港味的普通话（那我行），说不定就可以不怎么遵守规则了。

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五六个钟头，只好到赭山西南麓的广济寺走走。此寺建于唐代，后毁于兵火，现在看到的殿宇

是光绪年间重建的，不过也已颇为破败。大雄宝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楹联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上写“佛像妆金随缘乐助功德无量”。善男信女颇不少，过几年再来广济寺，佛像定然大放光明。只是近几年看多了翻修一新成为旅游胜地的佛寺，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下午上烟雨墩看书，请在安徽师大工作的孙君带路。孙君跟芜湖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挺熟，我也就作为“专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陈列室里放着签名本，来者多是船厂工人、文化局干部以及安徽师大的学生，都是来参观阿英生平事迹和使用过的文物的。我算是第一个赶来“阅览钻研”的“专家”，工作人员颇有点措手不及。阿英家属捐赠的图书因场地关系，还没分类上架，全堆在一起，根本无法“阅览钻研”。好在有书籍的清单，粗粗翻了一下，还真有不少难得的书刊。承他们雅意，答应破例给找一两种书看看，免得空手而归。我挑了《中外小说林》和《扬子江小说报》两种杂志。等《中外小说林》花了半个小时，《扬子江小说报》则始终没等到。即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

《中外小说林》为旬刊，创刊于一九〇七年，由中外小说林社在广州编辑发行，编务主要由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主

持。这份小说杂志很有南粤风味，经常刊载木鱼、南音、粤讴、龙舟歌等广东说唱文学，且有些小说是用粤语方言写作的。更重要的是，从第六期起，每期以小说论文一篇打头，这在晚清小说杂志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主要由伯耀、世仲兄弟撰写的论文，涉及小说的社会功能、美感作用、小说与戏剧异同、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说不上深刻，但基本涵盖了那个时代小说理论探讨的各个侧面。就我所知，这种小说杂志全国只有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藏有其中的十六册。没想到阿英居然藏有十一册《中外小说林》。两相比勘，除去重复的，还有六册为我所未见。而第一期的发现，更证实了《中外小说林》确实创刊于丁未年（一九〇七）农历五月十一日（以前只是推测）。

细看是不可能的，我又实在不希望等到第三天下午三点再来“阅览钻研”，只好请他们代复印或誊抄其中部分文章。大概见我喜形于色，刚刚赶来的馆长同志希望我帮他们指认哪些是“海内孤本”，以便作些宣传。因为据他介绍，有人认为，这批书从版本学角度看，价值不大。当然，在旧版本学家眼中，宋版元钞价值连城，清代刻本再好也值不了几个钱，更何况民初的铅印本？而从研究者角度看，后者未必不